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序

陳君以躍於不佞豚兒伯延為博士師聞過從端黙而文有所譚吐皆先正格言知必有家學原委葢私心嚮往之矣博士君亦不以予譾陋時有所論說於不佞因得其祖大學士公芳洲遺集凡若干卷自為引且徵余不佞一言以弁之余不佞自惟生晚

不獲目公之當日即公之宏范石畫邃蓄醇中莫能竊窺其萬一乃欲僭一言以自托於門墻此與以耳食何異雖然博士君豈欺我哉即不佞閱故牒亦嘗有惑於華除之際謂其時棋局只閱一着宋人惟不識先着故二輿必不可復舟遂南渡令虎臣畧士扼腕而憤懣時事至空揮一淚即

號為大儒諄諄春秋復讎大義累數千言亦竟塵紙上已耳以今華除視建炎孰多蓋一着權局而宗社若太山四維之說者侈譚肅愍是矣廼肅愍之忠不過偙人偙人無餂為肅愍之筴則其中有掣肘者在肅愍之筴行斯誰其尸之即起肅愍於九原當必不偃然敢居公右也此是以論公

矣且其時亦大過矣哉南宮養晦武
臣萌奸易儲議起復辟釁開盖趙韓
王所不能持之於母后狄梁公所不
能信之於其姊而公主持其中不惶
不沮竟定儲位以有
英廟之終
憲廟之始奪門之功卒於不録而公之
磊落心事得自白於天日此非有大

過人之才疇能當此則公之功蓋未易以淺近窺矣及考公生平所敭歷則自讀中秘凡三十年而始執政又十二年濟大過終公之世僅一任子即任子不祿纔一再傳苗裔至無以自存則公之不矜不伐不封此足以槩矣夫自昔為

國家定大難豎大功而不食報往往而

是傾靡不伸於公評而獲報於其子孫千萬禩而下如核公當日試舉建炎矛盾諸臣相提而論且詰金櫃之所以渝盟與𨗇虞淵之所以取日公之功當侈公評無已時而以慱士君爲之後業且繩武啚不朽食報方未艾矣刻今

上褒功錄節慰英魄於九泉來駿骨於

千里

詔靡歲不下直靳於革除也與哉乃閱

公所為文集若陳說上前則三代禮樂六經精微之旨若代天言則典謨訓誥之體若抒性靈則風雅之遺若所酬荅接事屬辭揚微闡幽則玄酒之味太音之聲不佞匪曰知之第於

公之宏抱石畫邃蓄醇中六籍以咀

其一識云

皆

萬曆甲午季春穀旦武夷居士柯挺以

授父謹譔

陳芳洲先生文集序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

沒百四十餘年其四世孫

以躍為建安博士稡公文

十卷刻於建安已博士稍

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縮貴
陽符璽章序公集予生也
晚未及嚴事公碩章五世
再從伯王父武畧公實以
予婁公長老傳聞公事家
楼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

試
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二人文
章玅天下咳唾熈咲人爭
傳寫官侍從三十年拜相
五年元相八年
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公

手黼黻

憲猷鼓吹休明具載集中奚

俟予言乎慬

國家當正景之間運遭陽九

中涓啓禍匈奴逆顏行

天子北狩幾為永嘉靖康之續

外務也此處極禍

於後又正當宵靜攝

來朝屢爲遣關也公於其時

內亮斥域外于歸

來難不可謂非功所處

主上兄弟叔姪之間爲款主故

主危爲救主新主精難之
難矣而天下務甚終以不
務諫易備求備郎章亦不
能無疑也讀務章通志蕭
尚寳少卿傳景泰時
上以貴護恭帝求閣蕭公曰無

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堂堂

天朝爭爭大體其言已讀尚約

集銘陳公墓則此三語出

陳公秀當時公爲元輔蕭

次之意公首發語蕭足之

耳以是知易儲一事非公

初心也比
景帝疾大漸公率文武上章請
復
裕陵太子不允明日再上而
裕陵復辟矣以後請立之疏合
於初發無易樹子之說亦

廷以明其心之無二而無

奮奪門者之欲速其功令

公疏不果行則公負議於

天下誠不幸也即以罪公

與王于二公均王于肆矣

公以元相成遼海下肆一

等不爲不臨比曹石誅而
王于雪于謚肅愍且改忠
爵矣王謚毅愍矣而公止
諭祭復官竟不易名何竟同
而報異也哉謂于沮南遷
都北虜存安社稷之功後

居廟堂贊

天子不掣于之肘以竟其畫非
公耶功于之功不功用于
者之功何功同而報異也
天順五年公自遼海蹶寃
上曰循歷事朝廷久曾効勤勞

為石亨輩誣害覽奏是非明白特放回籍夫薰蕕不同器蕭蘭不共砌曹石為蕕為蕭則公為薰為蘭曹石伏誅而公不諡何品異而年同也嗟乎不孫諒易

儲則以為公罪用社稷臣
安社稷又不以為公功曹
石用事則以公為不賢曹
石逐誅又不以公為賢易
曰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者
晝日三接賞也夷傷也誅

者罰也誅所當誅不書所
應書則其故莫之解矣將
以王子在國逢難爲可閔
而公尚生還耶則人臣之
謚豈必皆死難而何靳于
公善乎王司寇元美之議

謚也曰陳芳洲功大罪輕
禦虜之功亞于于易儲之
罪下于王廢幾公論矣于
王可謚公可獨遺耶郡丞
將草疏乞公謚於
朝予因序公文而論其世如

此

萬曆丁未七月七日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奉

勑廵撫貴州提督軍務兼制湖

廣四川等處地方奉

恩詔進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同里後學郭子章拜撰

陳少保遺草題辭

此西昌故相陳公芳洲所手書遺
草而其裔孝廉君以躍十襲藏之
者也公年三十首舉上公車遂弁
鼎甲翺翔乎木天藜閣之中躐清
華躋崇膴以逮于宅揆秉成掌記
翩翩豈誠稱之而隻字單辭鉛槧

自搽令一披對之抽類若鋒亂規
虞褚即其間點塗竄易而筆勢猶
存絶無傾仄此亦足覘公大都乎
夫鼎不盡齋一齋見鼎即心即學
柳河東程河南有味乎其言之由
表測裏公必爲端亮巨疑嘗因是
概公生平葢有幸不幸者焉已已

以前為幸其境適功顯而易知已
已以後爲不幸其情危功深而難
闕夫事之隨艱險嶔有甚于正景
之時者乎公執杓而運萬象拱環
斗令日月蒙塵而載朗山河既蕩
而復寧雖曰干城有具而微仲則
甯歆與成洎夫保護

南宮尤稱荼苦特其所不得辭者
廢置前星一事嗟嗟斯亦難言矣
無易樹子業已錚錚迕旨一言論
功竟後皇天后土寔照臨之而螫
中射工沉淪謫籍未幾陰壬傾覆
遷荷生全[illegible]
英廟既洞公之極寃矣同事諸臣悉

易芳名而公堇還故秩即暨宗序
川令猶歎焉安在其論定之蓋棺乎
夫宣孟之忠一膺譏構幾踵君赦
而武屋然以藐廎申之令孝廉君
兢兢乎澤不翊球圖嗣服昭矣且
有子秀而文纘祖穴宗將于兹在
何言趙哉何言趙哉

萬曆二十五年秋七月涇上張應
泰謹書

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

先公歿今百餘年矣不肖以躍乃得編錄其遺集付梓嗚呼何過佚一至此極也慨自先公下世家運陵替亂嗣淪喪不能述祖德於文章金石之托固為可憾至如

朝廷褒崇之典同事諸公之後以例請者尚未瀝血誠吁

閶闔仰丐

一視之恩用慰九地之瞑其恨尤大不肖以躍感悵至此輙哽咽不能下食矣竊念先公恭事

五朝壯老一節自永樂乙未擢

廷魁晉翰苑侍　講避代　綸綍與三楊學士更直　禁近垂三十年一德同心協佐太平之治均沐　寵眷之渥三楊公竟擧以自代正統甲子始參閣務繼文貞公相也未幾而有已

已上末之變公居元相　國是秉成
首立
憲廟爲東宮以定萬年之世統繼贊
景皇爲監國以一天下之政柄力阻南
遷之議而九鼎不移躬迎　北狩之
鑾而　六龍光復此其大主持固赫
赫顯著已至其當中外危疑之際集
忠貞不二之謀銓樞重任方鎮大僚
悉簡老成戮力之士托肺腑而推轂

之俾其各展猷為歸於定國則公翕
受之謨而人不知也
南宮養尊嬿閒易生良工苦心善處其
間堅
景皇事兄之至情成
英廟復辟之大業兄待弟攝弟終兄復
同氣無斁本支百代則公調護之密
而人不知也武臣希寵易 儲議興
公抗無易樹子之詩 上執以父傳

子之說　主意固不可回定策禀乎

難渝　天眷如初　元良終復此尤

公早見獨失之患而人不知也蘇子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

而權不分今之歸衛虜功者僉曰肅

愍于公不知所謂大將能立功於外

者誰主之也昔岳武穆胡為不能行

其志晉宋之事今千古有遺憾斜將

誰歸哉先公殫心竭慮鑒古俟後不

恤一身之禍危不避一時之忌謗直行其天日可表之衷而圖存濟變故能功收萬全事邁古今如此顧同事于王諸公各以亂裔陳情 國典倫隆獨寒祚凋落援乞無階先公之勲勞顯晦固自有時

國家録論之公久而益定為公之子孫如不肖者則不能綏不孝不仁之罪矣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

収之散逸之後僅什一耳大都布帛菽粟 國初渾噩之氣自存攄情止理不事文彩以表見於後世而其行已立朝亦如其文質直自任絕不市恩沽譽爲身後之計凡可為 國家植基本為古今扶道脉為海宇沛福澤毅然行之而名歸

乇上功泯已出人罕知焉當年大政紀可考鏡已夫文者心之聲也功者心

之跡也讀先公之文叢先公之功而可以論先公矣集既梓將乞言于鴻鉅弁諸首簡故不忖其謭陋而直述之惟

名公採焉幸甚先公陳姓諱循字德遵號芳洲事蹟詳附錄卷

萬曆二十一年歲在癸巳冬月吉玄孫陳以躍頓首拜書

方洲文集目錄

御製大興隆寺碑
御製東嶽廟碑
第三卷
序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胡氏世友志序
栢臺春雨詩序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先生序
宋樊鞏舒先生文藁序
送太常寺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第四卷

序

第五卷

序

第六卷

記

第七卷

碑銘

第八卷

銘

第九卷

銘

表

跋

贊

銘

箴

芳洲文集目録　終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廷試策一道

臣循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非道德無以立其本非事功無以著其效道德者事功之所繇成也人君本道德以出治則事功之著超軼萬世而無以復加矣欽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統紹鴻基明照乎八表知周乎萬務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道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治已極矣而撫之猶若未臻乃進臣

等於

廷策以治道且以夙夜孳孳以畜至治為言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即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文王不遑暇食之意
也臣雖愚昧敢不精白一心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臣聞為治有本本立則末隨稽之於古
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禹之克勤克儉湯
之克寬克仁文王之徽柔懿恭武王之丕單稱德二
帝三王道德之盛如此故其見於事功如契敷五教
而黎民有於變之風三考黜陟而庶績有咸熙之效
后夔典樂教胄子而學校以興臯陶伊尹之見舉而

不仁以遂士師明刑而四方致風動之休蘇公式敬而王國增長久之盛若是者何莫而非道德之推乎本道德以為事功故更萬世而無以復加焉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漢唐宋若也漢文帝躬行玄默示儉朴為天下先延及景帝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唐太宗約已治人力於為善却封德彝刑罰之言而納魏鄭公仁義之說念肉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鍼灸之書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是以當是之時致有斗米三錢外户不閉之效宋仁宗恭儉仁恕修已無為承太宗太祖

治平之盛培養善類作興士氣當是時君子滿朝藹然有三代之風後人詠歌之曰農桑不勸只寬征邊將無功吏不能考其名言也此漢唐之教化有可尚如此然於大綱目皆有所未盡視唐虞三代之際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者果可同日語耶考課之法自三代以下莫精於漢唐宋也漢則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其殿最其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其二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為百姓所疾其四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子弟怙勢請托所監其
六遺公下比阿附蒙搵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若此
者刺史皆得而察之唐則考功置郎中員外郎以
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而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焉四善者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
懈是也二十七最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此近侍之
最也銓衡人物擢用才良此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
褒貶必當此考較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此禮
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此樂官之最也其次
有較正之最有文史之最有宿衛之最有軍將之最

以至於判事學官牧官鎮防之類皆有最考之於最而參之於善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一善者又次之善最弗聞則又其次也至於愛憎任情處斷乖理或倍公向私職務廢闕或居官諂詐貪濁有狀則列之下三等焉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勸懲之道也宋則有三科之辨以著其能否臨事弛慢所涖無狀為下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若治狀尤異斯為上矣夫漢唐宋課試之可稱者如

此然其法之行或任之非人或過寬而難舉或未久而輙更則比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成周大計獎群吏之治固不能無間然矣學校之教漢自高祖掃除秦苛文帝專務以德化民而稽古禮文之事尤多闕焉至於孝武乃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勸學興禮蓋有得於董生之言厥後光武明帝之際天下郡國皆立學校教官其實武帝啟之也唐太宗銳情經術大召名儒增廣學舍千二百間生徒至三千二百六十人雖屯營飛騎亦給傳士授經外國酋長亦皆遣子弟入學當是之時文治為之勃興宋太宗講

學多聞崇儒重道延及慶曆之初遂詔天下皆立學元豐之際國學增至八十齋齋三十人三舍生總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誼允試中必參以此書於是人才彬彬輩出蓋自太宗[illegible]焉漢唐宋之學校可謂盛矣然唐虞三代之世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有小學以收其放心有大學以成其德業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理正心之微自入孝出弟以至於平天下之大在上有躬行之實故在下有興行之美而比屋有可封之俗其教之之術

如此則豈漢唐宋之可及耶若夫選舉之法則漢有
四科四行之辟四科者在武帝時則德行高妙志節
清白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
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多畧遭事不惑
明足决斷才任三輔縣令為一科四行者當光武建
武六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勲歲舉茂才四
行各一人一曰惇厚二曰質朴三曰謙遜四曰節儉
唐太宗之時則有六科四事之選六科者曰明經曰
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筭四事者一曰身取其躰貌豐
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辨正三曰書取其字法遒美四

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不特此也唐之科目又有俊士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科之類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又在夫六科四事之外也宋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而又有三經十科之制三經者開寶七年立科以取士試詩書易三經學究為一科入官資敘如三禮三傳至天聖中舉人能講三經者皆得特奏名此三經之科也十科則自元祐元年司馬溫公議時政分薦舉為十科而山林頗牧巖穴伊傅卑僚

下賤可以羅網而無遺矣使行義純固皆如蕭嵩之薦韓休則可以爲師表節操方正皆如李嶠之薦李邕則可備獻納智勇兼人皆如謝安之薦謝玄則可以備將帥公正聰明皆如匡衡之薦孔光則可以備監司經術精通皆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則可以備講讀學問該博皆如張說之薦張九齡則可以備顧問文章典麗皆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則可以備著述著聽獄訟皆如丙吉之薦于定國則盡公得實善治財賦皆如李祐之薦李巽則公私俱便練習法令皆如袁盎之薦張釋之則能斷請讞自尚書至給舍而下

每歲於十科內舉三人誠如是則內自京師外及邊境徼至於獄訟米鹽何事不齊此漢唐宋之選舉可知也夫以漢之四科四行唐之六科四事美矣而不能無弊宋之三經十科善矣而行之未究其視舜之舉皐陶湯之舉伊尹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其賢能者固相遠矣漢高帝約法三章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命蕭何定律令除三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作律九章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七曰戶婚八曰擅興九曰廐庫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

八篇於是法禁為詳唐之初高祖首以一二條掃除
隋暴後乃定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
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
行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
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
之舊至高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始詳
宋太祖建隆四年竇儀進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
卷詔頒行天下其後諸道又設提點刑獄又置審刑
禁於院中以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
論刑此漢唐宋之法律可知也然大率周於禁而畧

夫仁義之施詳於法而忽乎忠厚之意其於臯陶刑期無刑蘇公敬爾由獄之美不可及矣夫漢唐宋之事功如此循其名固可以見其實究其迹亦可以推其治然漢唐宋止於漢唐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徒專意於事功以為致治之效而不知留心於道德以為致治之本也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昭昭然白黑分矣大抵道德者致治之本所謂綱也明教化嚴課試興學校慎選舉謹法律者致治之末所謂目也一綱雖簡似易而實難衆目雖多似難而實易天下未有不立其本而末自隨亦未有不舉其綱

而目自張者也

陛下祗奉

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惟取

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爲則

陛下於致治之道本立而綱舉矣其所以化成天下而

臻唐虞三代之盛也又何難哉

陛下誠以仁義而明教化則教化明而民俗無不厚是

即所謂躬行心得之餘者也以仁義而嚴課試則課

試嚴而吏治無不舉是即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者也以仁義而興學校則學校興而士

風無不振是即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者也以仁義而慎選舉則選舉慎而人才無不得是即所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者也以仁義而謹法律則法律舉而刑獄無不平是即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也雖然尤必以得人才為先務而後治效著焉故必如堯舜之得禹臯夔稷契如湯之得伊尹萊朱如文武之得周公召公泰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徒各任其職以奉行

陛下之德意則於是五者可不勞而成矣臣觀

陛下於此固已知之明審之精行之久矣故法度修舉

而恩厚之意渾如也綱紀明備而仁義之澤諧如也

四三皇而六五帝誠在於此尚何漢唐宋之足論哉

臣 昧死謹對

大對千首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芳洲文集卷之一　策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臣陳循撰

經筵講章 共九首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止 可謂仁矣

這是論語記孔夫子與弟子樊遲問荅的言語樊遲問夫子如何是智者所行的事夫子荅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如何是務民之義務是用力的意思民解做人字通上下說義是人所當為的事如為人君當用力撫安天下為人臣當用力與朝廷整理事

務為人父當用力教訓子孫為人子當用力事奉父母凡在己所當做的事都用力行為這便是務民之義如何是敬鬼神而遠之鬼神是造化的蹤跡人所當敬的道理至於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是自然的道理非鬼神所能移易人於道理不明不務為善專媚鬼神求福不務去惡專媚鬼神免禍所以信鬼神中間有不信的又不能敬這兩件都不是人若能敬鬼神不褻慢他也不去媚他求福求免禍便是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的意思說人但於道理所當為的事便為而不惑於鬼神禍福之說便是智者的事樊遲又問孔子如何是仁者的用

心孔子說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如何是先難而後獲如學者講學修德不是易的事但當日就月將窮究聖賢言語身體而力行必至成德的地位不可先有計較工程的心又如人君治國平天下不是易的事但當以德為政使仁義恩澤及於百姓不可先有期功效的心於凡所當為的事但力行將去不要畏憚艱難這便是先難而後獲孔子說人能如此則道明德立功利之私無介於心這便是仁者的心 臣嘗攷之智仁二者是人心所有的德孔子荅樊遲如此亦就其才力所及而告之若推其極窮天地萬物之理也只是這智博施濟衆

也只是這仁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與孔子之不同者孔子是就學者工夫上說孟子是就人君治道上說然必有學者的工夫然後能明治道為堯舜的事伏惟

皇上以孔孟之言為心則天下不期於治而自治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這是論語第二篇為頭一章記孔子所說有德的人君能感化天下人心的功效如何是為政以德人君會着天下的百姓必有法度號令以匡正那不正的人這便是政人君正心修身明了自家心上道理無一毫私曲

這便是德人君把這德行政事所立的法度皆出於大
公至正不是權謀術數所發的號令皆本於仁愛忠厚
不為刻薄貪暴這等呵天下的人都歸於善都得遂其
生近而一家九族的親無有不歸向的遠而一國京畿
的百姓無有不歸向的又遠而天下四方萬國無一處
不歸向的所以孔子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北辰是上天北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說北極不動
衆星四面都旋繞歸向他孔子把北辰比人君把衆星
比百姓每歸向有德的君王便似衆星拱向北極一般
誠以這箇德是人君感化人心的根本非聲音笑貌為

的人君實有這德天下之人心自然感化這便是聖人的事業為君的若不從德上用功或專以刑罰威制人或以權謀術數牢籠人天下的人雖不敢不服終不是心服惟以德為政的則百姓皆誠心歸服這功効甚大

臣謹考古之帝王唐堯克明俊德萬邦咸寧虞舜重華協帝無為而治夏禹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商湯懋昭大德兆民允懷文王武王克堪用德天下率從這都是為政以德的功效孔子這一言極盡為君化民的道理伏

惟

聖明以孔子之言為心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誠天下

蒼生無窮之福

易經講章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這是孔子斷易乾卦之辭發明文王所繫元亨利貞的意思彖是斷大哉是嘆辭乾元是說天道惟其大也故曰大哉乾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天之生意而後發生故曰資始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萬物之

生始乎元生而暢茂是元之亨由暢茂而結實是元之
利由結實而成就是元之貞一元之中天道備焉故曰
乃統天道是說天道之元萬物之生始扵天天道流行
陽氣上升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由是萬物各遂其生各
成其形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這是說天道之亨終
是說貞始是說元聖人扵天道始終見得明白扵乾卦
六位隨時處中如九則潛而不出九五則飛而在天乘
此六陽以行天道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這是說聖人體天道之元亨變是化之漸化是
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天道變化無所不利

而萬物各得於有生之初保全於已生之後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是說天道之利貞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如天道之變化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皆得保全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聖人躰天道之利貞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以見聖人之道即天之道也伏惟　聖明躰乾之德法天之運仁育萬物同歸於泰和之治而　國家享太平之福於萬萬年誠臣民之至願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這是周易乾卦文言孔子釋九五爻辭所稱大人之道
聖人居天位備乎天德故謂之大人合是說脗合與之
為一的意思夫乾以始萬物坤以成萬物生成者天地
之大德也聖人參贊化育使天下萬物皆得遂其生故
能與天地合其德天下之至明者莫明於日月容天下
萬物皆在照臨之中聖人心體光明洞燭幾微無所疑
蔽故能與日月合其明春夏秋冬循環無窮寒暑往來
各以其時四時之序也聖人至誠之德上律天時法天

之揵無有間斷故能與四時合其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禍福之應由其所為鬼神為之吉凶也聖人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能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欽順天道凡道理之所當為者聲為之律身為之度意之所向默與道契足以傳之萬世故曰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奉行天道凡天理之所在如五典天之所叙從而惇之五禮天之所秩從而庸之不敢有毫髮僭差故曰後天而奉天時由是而聖人之道與天同運由是而天下之人無違乎聖人之道稽之鬼神龜筮協從允協聖人之志故曰天且弗

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臣　惟乾之九五所謂大人
者是居尊位的聖人聖人之道至於天且弗違蓋不以
人欲害其天德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
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伏惟
聖明體乾之健以明聖學以全天德以隆帝王之道享
天下國家萬萬年之福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書經講章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這是周書冏命篇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一節是勸勉的言語太僕正是掌天子乘輿的官常在前後左右聰是耳無所不聞明是目無所不見齊是身之莊敬聖是心之通明穆王說我文王武王有這聰明齊聖四者之德當時爲臣下的無小無大都懷忠貞良善的心以至給侍僕御之官也都是正直的人自朝至暮常在左右人君所行當於理則遵奉而行有不當於理的則扶持匡救使歸於正這是稱美文王武王有大德所用的大小臣僚以及僕從的人都是正人因此上文王武王出入起居之間常加檢束嚴肅整齊無一時不存敬謹

的心至於發號施令之時籌謀裁度旁詢博訪無一事不求至當因此上推之國家百姓每受其恩惠愛之如父毋敬之如神明又推之天下萬邦之廣承其仁化耕田鑿井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這是說文王武王因有正人君子奉承輔佐所以國家天下皆享太平之治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盖謂文王有聖德尚賴群賢輔助如此况我之德不逮先王尤望左右前後輔助之也　臣謹考之人君治天下小大之臣皆欲得人而左右僕從尤不可不得人何也盖百官有司皆有常職進見有時僕從之臣無時不在左右進見有時則君臣之

分嚴恆知莊敬以臨之常在左右則上下之情熟苟非
其人易至於褻狎莊敬之時少褻狎之時多則人欲日
長天理日消而能成君德者鮮矣孔子删書有取於穆
王之言所以為萬世法程也伏惟
聖明崇仰前經簡用外內忠良以輔盛德以隆治化用
保國家天下於萬萬年為宗社生民之福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止政事懋哉懋哉
這是尚書臯陶謨篇臯陶論典禮命討雖出於天正用
於君君臣尤當同任其責如何是天叙有典勑我五典
五惇哉勑字解做正字我字指人君說惇字解做厚字

大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都有箇常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天理自然的倫叙故曰天叙有典五典雖是天叙爲人君的當正其道立箇準則與天下人使他皆從惇厚而無偷薄之風這便是勑我五典五惇哉如何是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自我也是指人君說庸字解做常字大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尊卑貴賤都有箇等級隆殺如尊者貴者等級當隆卑者賤者等級當殺這是天理自然的品秩故曰天秩有禮五禮雖是天秩爲人君的當主其柄立箇分限與天下人使他遵守有常而無踰越之

忠這便是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是同寅恊恭和衷哉
寅是寅畏恭是恭敬衷便是天所叙秩的典禮臯陶說
典禮雖是人君正用之君臣之間又當相與畏懼恭敬
誠一無間然後五典五禮可恊和於天下如何是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章字觧做顯
字有德是有德行的人有罪是有罪惡的人臯陶又說
凡有德行的人於道理上合當以爵賞故曰天命有
德德有多寡是以有五等的衣服以章顯他使賞各當
其德而人知勸於善凡有罪惡的人於道理上合當施
以刑罰故曰天討有罪罪有輕重是以有五等的刑罰

以懲戒他使刑各當其罪而人知遠於惡如何是政事懋哉懋哉懋字解做勉字臯陶又説五服雖是天命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賞當有德五刑雖是天討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刑當有罪這都是人君的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皆當勉力不可怠忽一有不勉則或至於賞及惡德刑及無辜所以説了懋哉又説懋哉以見不可不謹之意 臣謹按虞書帝舜慎徽五典而脩五禮命官敬敷五教而典三禮其於典禮之事已無不擧朝諸侯而車服以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其於命討之政已無不修臯陶陳謨尤惓惓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言誠以

典禮是化民之本政事是圖治之具不可一日無的臯陶不以其君已聖而廢責難之恭帝舜不以其治已至而忘警戒之意當時黎民敏德萬邦咸寧皆因其君臣能盡化民圖治的道理伏惟　留意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這是尚書益稷篇帝舜與禹說大臣當以正道輔佐人君的說話如何是予違汝弼予是帝舜自稱違是違背道理汝是指禹說弼是左右匡救的意思帝舜的意思說爲人君的委任大臣爲大臣的輔佐人君所行的事務必要依着道理然後可以治天下保國家我爲人君

所言所爲違了道理呵你爲大臣的便當勸諫我匡正我必要依着道理行所以說予違汝弼如何是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面是在人君面前退是朝見退去帝舜意思說爲人臣的當秉正直的心輔佐人君行正道不可阿諛諂媚以狥人君的私意朝廷的事是的便說是贊助人君行不是的便說不是勸諫人君休要行這等緣是爲大臣的道理若當人君面前不問是與非都順從了及至退去後却說行的不當這便不是爲大臣的道理所以說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如何是欽四鄰欽是敬謹的意思四鄰是說大臣在人君左右前後最相親近

帝舜的意思又與禹說你當敬爾大臣的職分我有違
理處必用輔弼我不可面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所以
又說欽四鄰臣謹按帝舜是大德的聖人所行的事未
必有違背道理的大禹以聖人輔聖人又豈有面諛背
毀的事當時君臣猶以此相警戒何也人君處富貴崇
高之地易至於放縱人臣以敬畏奉承爲心易至於順
從所以帝舜不謂無違而必資禹以弼之亦不敢謂禹
必不阿諛而忘儆戒此帝舜之聖所以益聖而有虞之
治所以底於雍熙伏惟
皇上體念帝舜之心用隆熙皞之治

魏主訪群臣言事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孝文帝求言修政的事魏主是後魏孝文帝姓拓跋氏孝文時京師歲旱民饑既詔有司發官廩賑之復訪群臣以安民之術於是秘書丞李彪上言說今豪貴之家奢侈過度宜定第宅車服等制毋使僭踰又言國家興衰係于太子宜準古制立師傅之官訓導以成其德又言去歲田穀不登移民就食於豐收之處既廢百姓每生理又損國體何若預儲倉粟以給饑民豈不勝於驅督老弱就食於千里之外今宜析郡縣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則

糴粟以積於倉歲儉則私之二以糶於民積之有常散
之以時則數年中數積人足雖有水旱不能為害又言
宜於江表七州人中取其門第有才能者升進於朝量
授職任以廣
朝廷均平之政以懷江漢嚮向之情又言人之父子兄
弟異絲同氣罪不相及若上厚恩愛懼相連乃其常理
今或父兄被繫于弟無慘容于弟逃罪父兄無媿色骨
肉之恩豈當如此宜令父兄有犯子弟詣闕請罪子弟
有坐父兄陳詞引咎庶敦厲澆俗使人知恥孝文皆從
其言由是公私贍足雖時有水旱而民不至於困窮朱

焉於綱目書之以見孝彪之言皆切於時事魏孝文能聽納其言有補于政治其事皆可取也臣惟古先帝王致治安民必廣視聽達下情考之帝堯稽於有衆虞舜好察邇言成湯從諫弗咈當時萬邦咸寧兆民允懷魏孝文雖未聞帝王爲治之大道此因天災以求安民之術納臣下之言而勉修時政亦可謂盡心爲治者矣伏惟

皇上廣堯舜成湯之心以求言安民爲務大開賢路勤恤民情躋斯世於泰和雍熙之盛保 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天下幸甚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唐高祖定民田產賦役的事均田是均給百姓每耕種的田地租是田地中所出的租米庸是人丁上出的差役錢調是每戶納的課稅高祖因往時田訟不均農民失業故於得天下之初即定田制每民一丁給田一頃篤癈殘疾的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皆令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於是富者不得兼併貧者不至失所謂之均田又定授田之民每丁歲輸粟二石是謂之租又每戶歲輸綾絹絁布各隨土地所産計二匹絲三兩麻三斤是謂之調又每丁當差役

二十日如無差役則隨所產絹布之類每日計收三尺是謂之庸自茲以外不得橫歛或國家有事多役民力至十有五日則免其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或有水旱蟲霜為災以十分為率損四以上則免其租損六分以上則免其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其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使民有常產而貧富適均賦有定制而上不過取或遇災傷洊臻而又量加賑養民之政至於精密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高祖立法之善有恤民之心也 臣惟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為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產而薄其稅歛輕其徭役庶

幾民得所養而後禮教可興故孟子論夏商周之治必由制井田行貢助徹之法而後興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人倫唐之均田租調法雖不足比隆三代之制然使民不失業賦役有定制法亦善矣其後貞觀永徽之間斗米三四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亦後世所鮮見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法庶幾誠為確論伏望 皇上躰先王之心行養民之政以隆國家太平之治斯民幸甚

勤學箴

商湯周武得與堯舜並稱爲二帝三王者豈有他哉蓋堯舜雖性之湯武雖反其性所入之塗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故也反之何如亦惟學而已矣太甲成王得爲商周中興令主而就成湯六百年文王八百年之大業者豈有他哉亦惟遵成湯文武之謨服伊尹周公之訓之所致耳是以商湯周武太甲成王之所以聖所以賢者孰非本於學乎雖然聖賢之君固本於學然或朝作而暮輟始勤而終怠則學有未能成故必濟之以勤而後學可造其極而成其功非特學以勤而成功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若非行健不息則萬物生生

之功何由而成地之成物遵之以溝澮決之以川澤苟非不舍晝夜則萬物化化之妙何自而著聖賢之學亦猶是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必加人一己百之功弗能弗明弗措可也思以求之敏以行之必致人十己千之力弗得弗篤弗措可也誠如是焉將見日就月將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端在是矣可不勉諸

勸學箴八

惟精惟一

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及其發也易於私而難於公公私相雜於方寸之間善惡並生於念慮之際義理

既爲形氣所役聖賢將爲庸劣之歸欲識上達下達之機當秉從善從惡之鑑何爲造乎高明之路而不可違何爲淪於汙下之途而不可入不可違者念兹而勿忘不可入者釋兹而勿顧由是易私而難公者無不公由是難明而易昧者無或昧義理不壞於形氣人心聽命於道心堯舜允執厥中庶幾乎其可矣

惟時惟幾

治定功成人皆以為安矣而不知其中有危者伏焉禮備樂和人皆以爲理矣而不知其中有亂者隱焉且危者何而伏于安吾恃其安而須刻謹畏之不存則將變

安而爲危矣故必兢兢致謹無一時而不戒勅焉且亂若何而隱於理吾恃其理而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將變理而爲亂矣故必業業致懼無一事而不戒勅焉帝舜以此作歌戒勅其臣非徒戒勅其臣其實因以自警孟子稱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豈有外於此哉

儆戒無虞

有虞之世黎民於變可謂之無虞矣使非常舜勅天之命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洪水之患必至於害民況望其有於變之美乎有商之時兆民彰信可謂之無虞矣使非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克

寛克仁則大旱之患必至於殃民況望其有彰信之效乎大舜生知安行之聖不待警戒而自無怠無荒益尤以是爲言古之聖君賢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心爲何如哉三復虞書謹揭之座隅視以自勵

敬哉有土

天至高也民至近也孰不以天爲可畏民爲可忽不知民心之所存即天理之所在天未嘗以耳聽目視以耳聽目視者民也孰不以天爲可欺不知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天之所以顯其善威其惡者皆因乎民之視聽也天之視聽與凡顯善威惡皆因乎民則夫人君奉天

于民苟以民爲可忽天爲可欺而不知所以敬其可乎故必視民如視天一好惡不可不出於至公一賞罰不可不求其至當必視天如視民一起居不可以毫髮欺一出入不可有頃刻自逸

滿招損

人情莫不欲治而不知所以致亂者不能戒人情莫不欲安而不知所以致危者不能懲夫所當戒所當懲者無他在自滿而已矣人君自賢自聖嘉言不納忠言不聽則縱不自知狂不自覺而善日損於已所謂自用則小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譬之於川不可以有盈也一或

自盈其勢必至於潰决譬之於器不可以有滿也一或自滿其理必至於傾覆如日至於中則必昃吾則兢兢戒謹以持之月至於盈則必虧吾則業業危懼以守之於乎不自滿假惟汝賢大舜所以稱禹志自滿九族乃離仲虺所以告湯欲去招損之由當以盈滿爲戒

謙受益

自古受益之要莫有過於謙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人君能體天地之謙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亘萬世而常然鬼神福謙人道好謙人君能用鬼神人道之謙則山川鬼神莫不寧鳥獸魚鼈之咸若越始終而惟一觀夫

尚賴匡救之言太甲致謙於伊尹也卒為有商之令王
尚明保予之語高宗致謙於傅說也卒為中興之明主
書稱惟狂克念作聖孟云好善優於天下此皆謙受益
之徵也又如山在地中謙之至也一簣之少無弗容故
能成泰華之高地中有澤下之至也涓滴之微無弗納
故能成河海之大謙之受益其理如此書之座隅以勵
謙光

德惟治

人君之治天下其要安在曰德而已君德具於一心之
微教化被於四表之遠所謂執簡而御煩守約而施博

者也曰敬曰仁曰誠本諸身有其德也天親民懷鬼神享之見於治者有其效也堯舜躋斯世於於變時雍萬邦咸寧之域者莫不本於允恭克讓溫恭允塞禹湯措斯民於府事修和彰信允懷之地者莫不本於克勤克儉克寬克仁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萬民為之咸和武王有惇信明義之實天下為之大治伊尹以德為治爲太甲告而亦萬世人君所當鑒也

否德亂

自古人君致亂之道不在於他而惟在於德不修也誠以天下之大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力制人君之治天下

有德猶濟巨川之有舟楫濟大旱之有霖雨也濟巨川非舟楫則不能無覆溺之虞濟大旱非霖雨則不能免焦枯之患是故沉於貨色遊畋之類此害德之事也當知其爲故亂之由而去之耽於宴樂縱恣之類此敗德之事也當知其爲啟亂之原而禁之誠能以逸豫淫虐爲戒則將化亂而爲治矣昔者太甲敗度敗禮既而改過遷善伊尹猶以是言告之爲人君者可不監哉

勤政說

天下有至易爲之事有至難成之功何也蓋非事功之有難易成之爲之者有勤逸耳衆人皆逸而已勤則易

為之事常在己而難成之功常在人衆人皆勤而己逸則易為之事常在人而難成之功常在己此皆理勢之必然常情之所共識也惟君子者不以衆人之逸致己之逸而祇以己之勤率人之勤譬之於天運乎晝夜未嘗一息之或停也而日月星辰隨之以運行者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譬之於水流為江河未嘗一息之或止也而溪淵川澤因之以洋溢者亦未嘗有一息之止是故照臨下土其為功也甚大人知日月星辰之所為而孰知其本乎天體之行健滋沃群品其為用也無窮人知溪淵川澤之所至而孰知其本乎水流之不息君子勵

一己之勤率衆人之勤所以化理天下澤潤生民功用之著無窮且大是以無教逸欲有邦皐陶致警於其君不敢盤於遊畋文王垂法於其後古今天下國家之事未有不成于勤而廢於逸者也禹受舜命治水人皆知其至難成之功也而濟之以克勤卒致平成之積無以加或為長者折枝人皆知其為至易之事也而語人曰不能其與不勤政者何以異勤則變難而為易逸則棄易以為難勤逸之機可不慎乎竊嘗觀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㓕武王丹書之戒何其嚴無遑曰躭樂乃非天攸若周公無逸之訓何其切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堯

舜禹湯文武不獨有其名而能踐其實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禹稷臯夔伯益不獨務乎勤而實有其德人君代天理物人臣輔相天事其可一日而不勤哉何則兆民未安四夷未附兵革未息田疇多蕪所以泰之來之弭之闢之非勤無以成其功賢才在野佞臣立朝六氣不和五刑未措所以進之斥之禳之釐之非勤無以臻其效古昔聖人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施於事者莫非以勤爲心朝至日昃不遑暇食其和於民者莫不以勤爲事豈有他哉誠有以知事至微也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天下之事其勢有可憂者無窮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治

亂安危相爲倚扶是也惟見其可憂者易圖不見其可憂者難理可憂何如一夕少懈或以致千百年之患苟能致勤於事而無間則可憂者不足憂矣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下之民其勢有可畏者何限所謂如朽索之馭六馬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是也惟見其可畏者易治不見其可畏者難安可畏何如一人少逸或以貽千萬人之危苟能致勤於民而無忽則可畏者不足畏矣人君勤民以奉　天人臣勤事以奉君勤政之大莫過乎此保邦之要孰先於此

芳洲文集卷之一